

# 近代蒙古文辞书的形成历程

## ——“清文鉴”至《蒙汉字典》

栗林均<sup>1</sup> 著 长山<sup>2</sup> 译编

(1. 日本东北大学 东北亚研究中心, 仙台 9800862; 2. 黑龙江大学 满学研究院, 哈尔滨 150080)

**摘要:**在清代“清文鉴”系列辞书中,《四体清文鉴》对近代蒙古语辞书的影响较大。《蒙文汇书》《蒙古大词典》《蒙文分类辞典》《蒙文分类辞典》等近代蒙古文辞书均从《四体清文鉴》中直接或间接选取语料,并模仿其体例而编写。

**关键词:**清文鉴; 四体清文鉴; 蒙古语辞书; 蒙汉字典

**中图分类号:** H21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0-7873(2019)01-0072-15

### 一、引言

目前,提起“清文鉴”,多数人会想到《五体清文鉴》(即《御制五体清文鉴》)。《五体清文鉴》成书于18世纪末,是清乾隆皇帝敕命编纂的满、蒙古、汉、藏及维吾尔等5种语言对照辞书。全书36卷,五千余页。1957年,民族出版社影印出版《五体清文鉴》上中下三册。<sup>[1]</sup>但“清文鉴”不仅是《五体清文鉴》的简称,而是18世纪清朝相继编纂刊行的满语系列辞书之泛称,其中包括所用语言数量及种类、收录词条、翻译及注音、标记体例等方面不尽相同的诸多辞书。以刊行年代排序的“清文鉴”系列辞书详情见下表。<sup>[2]146</sup>

刊行年代	名称	所用语言	释义	词条数量	卷本数量	总纲
康熙四十七年 (1708年)	御制清文鉴	满	有	12 110	20卷	4卷(4册)
康熙五十六年 (1717年)	御制满蒙清文鉴	满、蒙古	有	12 110	20卷	4卷(8册)
乾隆八年 (1743年)	御制满蒙清文鉴 (满文标音蒙古语)	满、蒙古	有	12 110	20卷	有(副本)

收稿日期:2019-05-26

译者简介:长山(1977-),男(蒙古族),内蒙古科尔沁人,副研究员,主要从事满语文教学与研究。

本文译自日本东北大学东北亚研究中心刊行的《东北亚研究》第16卷。

乾隆三十六年 (1771年)	御制增订清文鉴	满、汉	有	18 654	正编 32 卷 补编 4 卷	正编 8 卷 补编 2 卷
乾隆四十五年 (1780年)	御制满珠蒙古汉字 三合切音清文鉴	满、蒙古、汉	无	13 835	31 卷	无
不详	御制四体清文鉴	满、蒙古、汉、藏	无	18 667	正编 32 卷 补编 4 卷	无
不详	御制五体清文鉴	满、蒙古、汉、 藏、维吾尔	无	18 671	正编 32 卷 补编 4 卷	无

在“清文鉴”系列辞书当中,《五体清文鉴》是最后形成的,所用语言及收录词条最多,可视为集成诸本“清文鉴”的辞书。虽然《五体清文鉴》已成为系列“清文鉴”的代表辞书,但与其他“清文鉴”辞书的刊刻发行不同,此辞书于18世纪末成书之后以抄本形式收藏于清廷,长期以来未被世人所知。本文探讨18世纪清廷编纂的“清文鉴”辞书对其后编纂的蒙古文辞书影响,但并非依据《五体清文鉴》而论述。

## 二、《四体清文鉴》

在“清文鉴”系列辞书当中,释义辞书《御制满蒙文鉴》(附康熙五十六年,即1717年序文)和对译辞书《四体清文鉴》对近代蒙古语辞书的影响较大。在此,从对译辞书视角探讨《四体清文鉴》的特点与地位。

《五体清文鉴》是满语、蒙古语、汉语、藏语和维吾尔语等5种语言的对译辞书。与此相比,《四体清文鉴》是除维吾尔语外其他4种语言对译辞书。与《五体清文鉴》对藏语和维吾尔语的满文标音不同,《四体清文鉴》没有此项内容,仅简单排列对译词语。两部辞书除了标记体例有别之外,其他方面完全相同,均由正编32卷和补编4卷构成,其中正编35部292类,补编21类。在收录词汇方面,《五体清文鉴》仅比《四体清文鉴》多收录4条词语,<sup>①</sup>两部辞书的满语、蒙古语和汉语等3种语言基本相同。与《五体清文鉴》以抄本形式收藏宫廷、鲜为人知相比,《四体清文鉴》以刊刻形式流传于世,成为18—19世纪最新而最大的“清文鉴”辞书。

《四体清文鉴》对其后编纂的蒙古语辞书的影响主要有以下两点。

第一,在收录词汇的数量和性质方面,《四体清文鉴》收录满语、蒙古语、汉语和藏语等4种语言相互对照的18 667条词语,多于之前编纂的任何“清文鉴”辞书。尤其所收录的蒙古语词语,比《御制满蒙文鉴》(附康熙五十六年,即1717年序文)多6 500余条,比《御制满珠蒙古汉字三合切音清文鉴》(附乾隆三十六年,即1780年序文)多4 800余条。按“清文鉴”系列辞书编纂传统,《四体清文鉴》收录词义涉及清代社会、制度、文化、衣食、住行、自然、动物、植物、人际关系,以及人类的动作、性质、精神生活等领域,是分类齐全的百科性辞书。尤其《四体清文鉴》收录非常丰富的与日常语言生活有关蒙古语词汇,并以满语、汉语及藏语对译,为蒙古语辞书的编纂提供了语料。<sup>[2]149-151</sup>

第二,在词汇分类的体例方面,《四体清文鉴》对近代蒙古语辞书的影响较大。我们已看惯《五体清文鉴》的书写体例,但《四体清文鉴》则采用“1项1行”的书写形式。《四体清文鉴》1页4行,1项1行,

<sup>①</sup> 此4个词条为:第九卷武功部二畋猎类三之 fefuliyen tuheke“兽中伤口着地倒装”,第十六卷人部七疼痛类二的 holhon gocibumbi“腿肚转筋”,第二十二卷生产部打牲器用类的 horhotu“打虎豹大木笼”,第三十一卷兽部兽类三之 šolonggo mafuta“二岁鹿”。

1行4段,由上至下依次书写满语、藏语、蒙古语、汉语,最上段为主词条满语,下为翻译语言。在编写对译辞书过程中,在主词条之后放置翻译语时,为避免两种语言对译辞书中出现较大的空白之处,在一行中书写两三项内容或将一项内容跨行书写的情况比较常见。《四体清文鉴》之前编纂的满语辞书中,已有使用“1项1行”体例的辞书,但《四体清文鉴》是首次使用“1项1行”书写体例的“清文鉴”辞书,并被沿用于其后编写的蒙古语辞书的书写体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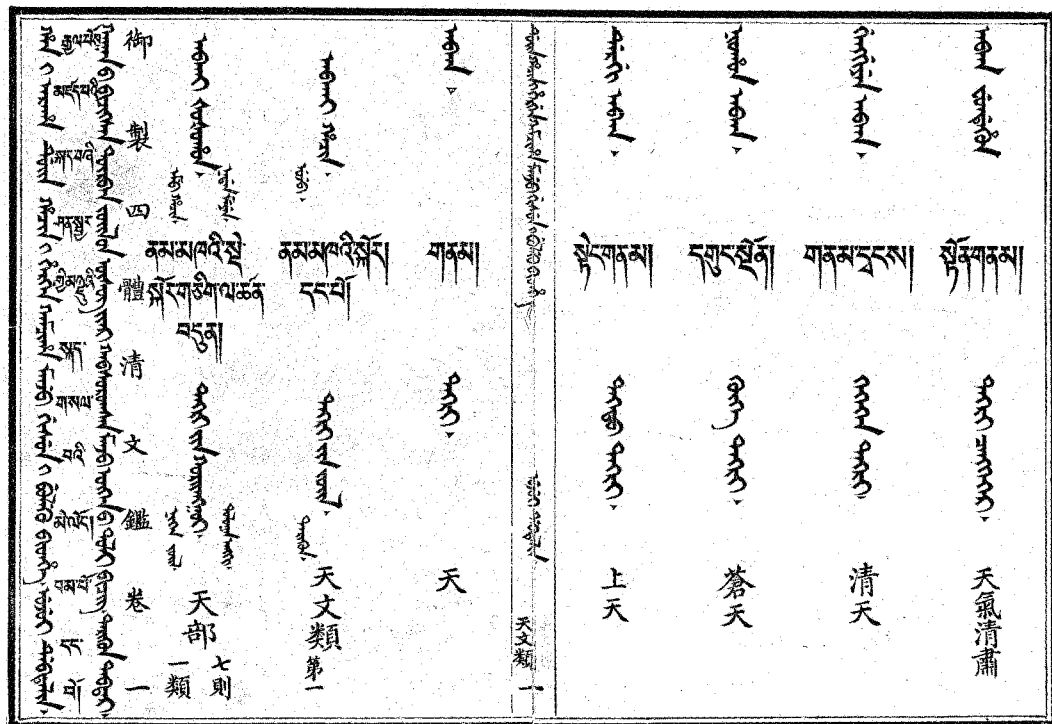


图1 《四体清文鉴》第一卷第一页

### 三、《三合便览》

《三合便览》(满文为 ilan hacin i gisun kancibuha tuwara de ja obuha bithe, 蒙古文为 γurban jūil ün üge qadamal ü jeküti dür kilbar bolγaysan bičig) 是满、蒙古、汉等3种语言对照辞书,卷首附有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富俊所写序文。全书12卷,木板印刷,第一卷由“序”“十二字头”“蒙文指要”“清文指要”等部分构成,第二卷至第十二卷为辞书主体部分。辞书主体部分每页8行,1项1行,1行4段,最上段为满语(满文),第二段为汉语(汉字),第三段为蒙古语(蒙古文),第四段为满文书写蒙古语的语音。

“清文鉴”系列辞书是根据满语词义分类排序的语义分类辞书,而《三合便览》是以满文字母顺序排序的音序辞书。作为满语音序辞书,之前已有《大清全书》(康熙二十二年,即1683年序文),但《三合便览》系在满语音序辞书当中首次收录蒙古语译词的辞书。

据日本学者今西春秋研究,《三合便览》和《四体清文鉴》关系密切,两部辞书收录的满语、蒙古语、汉语等3种词汇基本相同,尤其全文结构的相同性值得关注。即《四体清文鉴》36卷由正编32卷和补编4卷构成,而《三合便览》第二卷至第十卷为《四体清文鉴》正编部分,第十一卷和第十二卷为《四体清文鉴》补编部分,以满文字母顺序排列。<sup>[2]151-154</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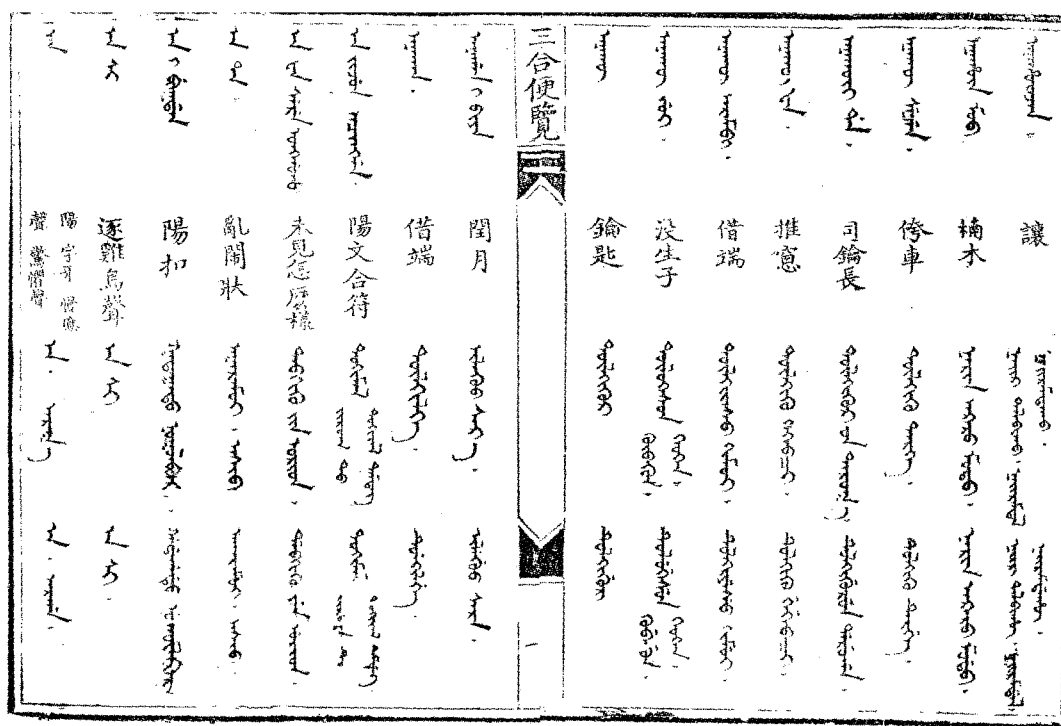


图2 《三合便覽》(1780)第二卷第一页

上图2为《三合便覽》第二卷第一页,是辞书前面部分。在第一项词语中,满语主词条a与其对应的汉语和蒙古语翻译词语,在《四体清文鉴》中出现于以下4处(《五体清文鉴》与此相同)。

《四体清文鉴》位置	满语	汉语	蒙古语
卷二时令部时令类一	a	阳	arya
卷七文学部书类八	a	字牙	a
卷十二人部问答类二	a	慢应声	a
卷十四人部五声响类一	a	惊惧声	a

《三合便覽》将《四体清文鉴》之4条主词条a归纳为1条。

满语	汉语	蒙古语
a	阳、字牙、慢应声、惊惧声	a, arya

此外,《三合便覽》第一页其他词语,在《四体清文鉴》中有如下对应。

序号	《四体清文鉴》的出现位置	满语	汉语	蒙古语
1	第十四卷 人部五 声响类一	a si	逐鸡鸟声	a si
2	读七卷 文学部 文学什物类一	a i bukan	阳扣	γadayadu nuγulburi
3	第五卷 政部 争关类一	a ta	乳闹状	ayaramui

4	第十八卷 人部 散语类一	a fa sere onggolo	未见怎么样	dabkikūyin uid
5	第三卷 谕旨部 谕旨类	a jijin i acangga	阳文合符	togimal jūru-ytu tokiyal temdeg
6	第十七卷 人部 懒惰类	anagan	借端	tūkilge
7	第二卷 时令部 时令类	anagan i biya	闰月	ilettū sara

比较分析表格内容与上页图2文字后得知,《四体清文鉴》词条被原封不动地收录于《三合便览》当中,即《三合便览》是以《四体清文鉴》为基础,选取其满语、蒙古语、汉语词汇,以满语音序排列,添加蒙古文译词的满语读音而形成的。最后一段蒙古文译词的满语读音是根据《御制满珠蒙古汉字三合切音清文鉴》而添加的,《御制满珠蒙古汉字三合切音清文鉴》未收录的4800条余词语的满语读音则用相同的方法添写,此部分从而成为《三合便览》独有的内容。

在体例方面,《三合便览》沿用《四体清文鉴》“1项1行”的体例。按音序排序以语义分类的大量词汇,难以评估“1组1行”体例的工作效率。在音序过程中,不会产生中断或跨行现象,因此,纵向切开每词语之后,将其按字母顺序替换排列即可。在实际操作中,无法确定是剪切粘贴的,还是誊写的,但《三合便览》是在沿用《四体清文鉴》“1项1行”体例基础上编纂而成的。

《三合便览》收录16345条词语,虽然比《四体清文鉴》词条18667要少,但是,诸如主词条a等在《四体清文鉴》中分别属于不同部类的主词条,在《三合便览》当中实现了合并。

#### 四、《蒙古托忒汇集》

《三合便览》是以《四体清文鉴》为基础,按满语主词条的音序排序满语和汉语、蒙古语的对照辞书。与此相同,若把蒙古语作主词条,并以蒙古语音序排序,就可编纂蒙古语和满语、汉语的对照辞书。《三合便览》编者富俊进一步发展《三合便览》,添加卫拉特方言(托忒文),编成《蒙古托忒汇集》。

《蒙古托忒汇集》为多种语言对译辞书,抄本,8卷,卷前附嘉庆二年(1797年)富俊撰写的序文,其孤本现藏于故宫博物院图书馆。<sup>[3]314-317</sup>是书继第一卷首序文,附托忒文字母表和卫拉特方言文本。辞书正文每页8行,1项1行,1行5段,最上段主词条为以字母(十二字头)顺序排列的蒙古书面语(蒙古文),其下依次为蒙古语口语(满文)、卫拉特口语(托忒文)、满语(满文)、汉语(汉字)等5种语言的对照单词。

在蒙古文十二字头中,元音字母分为a、e、i、o、u、ö/ü等6种,虽然区分阳性元音字母o、u,但是未区分阴性元音字母ö、ü。

下页图3第一页左第一行左侧的蒙古语(第一段)、满语(第四段)、汉语(第五段)分别如下。

蒙古语	满语	汉语
a	a	字牙、慢应声、惊惧声

《三合便览》主词条a归纳《四体清文鉴》4条满语主词条a的3处蒙古文翻译。此外,第一页左侧其他词条在《四体清文鉴》当中如下对应。

序号	《四体清文鉴》的出现位置	满语	汉语	蒙古语
2	第十二卷 人部三 问答类二	a、a	随便答应声	a、a

3	第十六卷 人部七 苍农类二	johimbi	收口	anamui
4	第十六卷 人部七 苍农类二	johihabi	收了口	ana ĵi
5	第二十八卷 杂果部 果品类一	useri	石榴	anar
6	第十五卷 人部六 睡卧类一	nicumbi	闭眼	animui
7	第十四卷 人部五 声音类一	uran	韵	anir
7	第十四卷 人部五 声音类四	uran	上谷应声	anir, da-yuriyan
8	第十四卷 人部五 声音类一	urambi	余韵	anirlamu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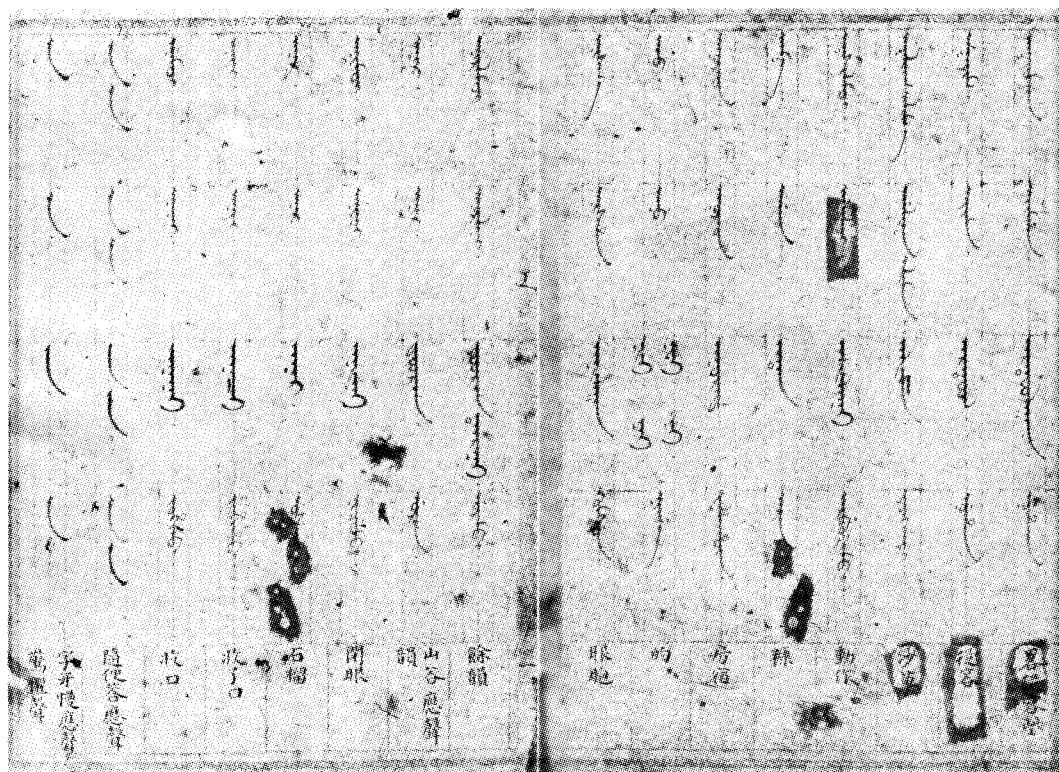


图3 《蒙古托忒汇集》(1797)第一卷,正文部分第一页

将蒙古语作主词条排序以上词语,则成为图3形式。《蒙古托忒汇集》基础部分的蒙古语、满语及汉语,与《三合便览》相同,该辞书是以《四体清文鉴》为基础,其上添加蒙古语口语(满文标记)和卫拉特书面语(托忒文标记)而编纂的。《蒙古托忒汇集》是以蒙古语作主词条的最早音序辞书,但该辞书长期以来以抄本形式收藏,与世隔绝,难以确定对其后蒙古文辞书编纂的影响。

### 五、《蒙文汇书》与《钦定蒙文汇书》

《蒙文汇书》(蒙古文为 *monγγol üsüg ün quriyaysan bičig*, 满文为 *monggo hergen i isabuah bithe*)是由赛尚阿(*saišinyya*)于咸丰元年(1851年)作序的蒙古、汉、满等3种语言对照辞典。辞书共计16卷,抄本,继第一卷首序文,正文每页8行,与《四体清文鉴》《三合便览》《蒙古托忒汇集》相同,用“1项1行”格式,以字母顺序排序蒙古文主词条。正文各行分3段,自上至下以蒙古文、汉文、满文的顺序排列

对照词语。目前已发现数册《蒙文汇书》抄本，<sup>[4]</sup>是清代最早通行的以蒙古文字母顺序排列辞典，但仅见私人抄本，未见刻版印行信息。赛尚阿去世之后，清廷于光绪十七年(1891年)木刻修订刊印《钦定蒙文汇书》。

在《蒙文汇书》中，一本附有“蒙文倒纲”的题签(笔者所藏)，见图4。其第一卷首赛尚阿咸丰元年(1851年)的序文中写有“蒙文汇书”的题目。此外，通过以下图书研究，亦可确认“蒙文倒纲”与《蒙文汇书》为同一书稿。如，卢秀丽、阎向东编著《满文书籍联合目录》中载有《蒙文汇书十六卷》首页影印，与《蒙文倒纲》首页(图5)相同。<sup>[5]</sup>春花《清代满蒙文词典研究》详细介绍过《蒙文汇书十六卷》的内容，由此可以确认《蒙文倒纲》与《蒙文汇书》内容相符。<sup>[3]332-336</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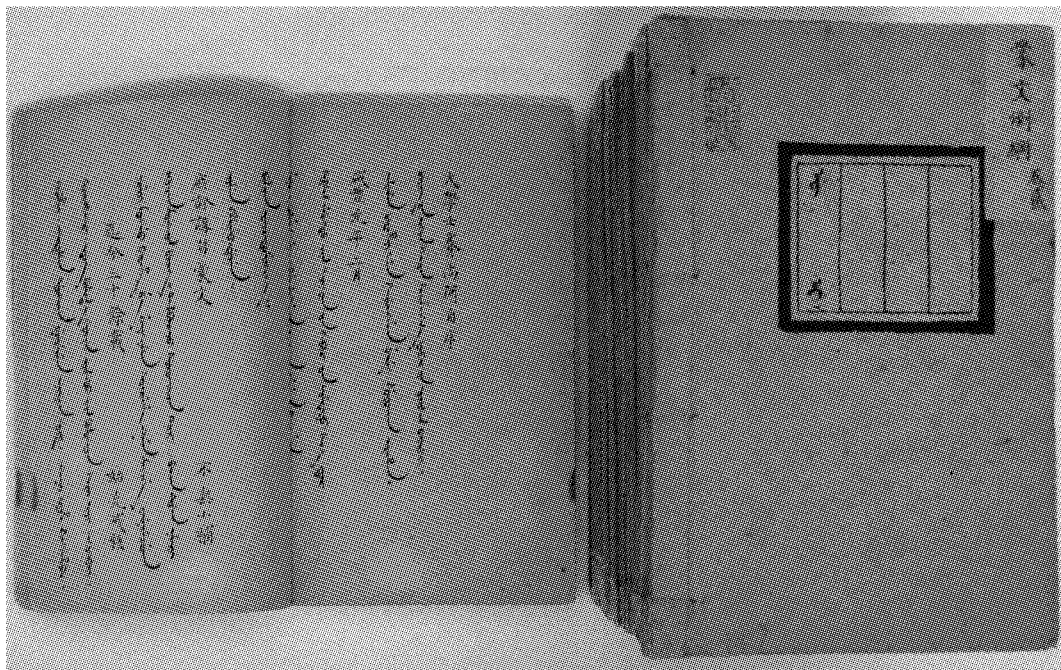


图4 《蒙文倒纲》第一卷序、第二卷及其他卷本

题目《蒙文倒纲》反映着《蒙文汇书》成书过程。“纲”为“清文鉴”系列辞书的“总纲”，即指《蒙文汇书》卷末收录的满文索引。“总纲”是以满文字母顺序排列的索引，如果以此作主词条，再附蒙古文或汉文译文，便可形成满语音序辞典(蒙古文及汉文翻译在《四体清文鉴》中已完成)。“倒纲”之“倒”含有颠倒位于满文下面的蒙古文(放在上面)，以其作主词条的意义。“将蒙古文作主词条，以字母顺序排列的索引式辞书”即为“蒙文倒纲”。本文将《蒙文汇书》与《蒙文倒纲》视为同一书籍。

赛尚阿在《蒙文汇书》(《蒙文倒纲》)序文中写道，《蒙文汇书》是编者阅读“四体鉴”(dörben jüil ün üsüg ün toli bičig)及“满蒙解语鉴”(man ju monγγol üsüg i tayiluγsan toli)后，将其蒙古文以字母顺序排列，模仿《清文汇书》格式而编纂的。在此所举“满蒙解语鉴”是满语与蒙古语对译辞书，是指附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序言的“御制满蒙清文鉴”或附乾隆八年(1743年)序言的“御制满蒙清文鉴(满文字母标记)”。这两部“清文鉴”内容完全相同，后者将前者的蒙古语(蒙古文字)全部更换为满文。两部辞书主词条以满语及蒙古语解释，在编纂《蒙文汇书》(《蒙文倒纲》)时，以此参照确认蒙古文语义。序文中所举的“四体鉴”，指《四体清文鉴》。

众所周知，除了《蒙文汇书》之外，赛尚阿还编纂了《蒙文晰义》《蒙文法程》《便览补遗》等书籍。其中《蒙文晰义》以满语多义词作主词条，并附加汉语与蒙古语的对译词语。《蒙文法程》以与蒙古语对译形式，对比排列满语动词形态成分、词缀、助词等功能语类。《便览补遗》是由修订《三合便览》舛误

编纂的《便览正讹(便览讹字)》和汇集《三合便览》未收录语句或译文成书的《便览补汇(便览遗字)》而构成的。如前所述,《三合便览》是以《四体清文鉴》基础而编纂的。因为曾修订过《三合便览》,所以,赛尚阿编纂《蒙文汇书》时,未单独参考《三合便览》,而是综合利用《三合便览》《四体清文鉴》,并在使用《蒙文晰义》译语部分的基础上,编纂了包含《便览补遗》修订内容的《蒙文汇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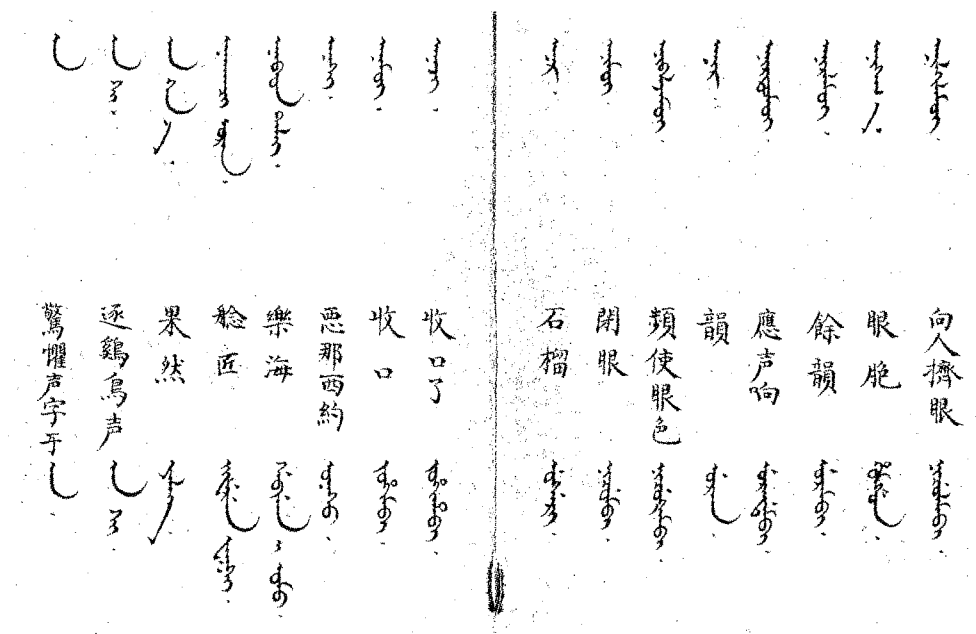


图5 《蒙文汇书》(《蒙文倒綱》)(1851)第一卷正文开头部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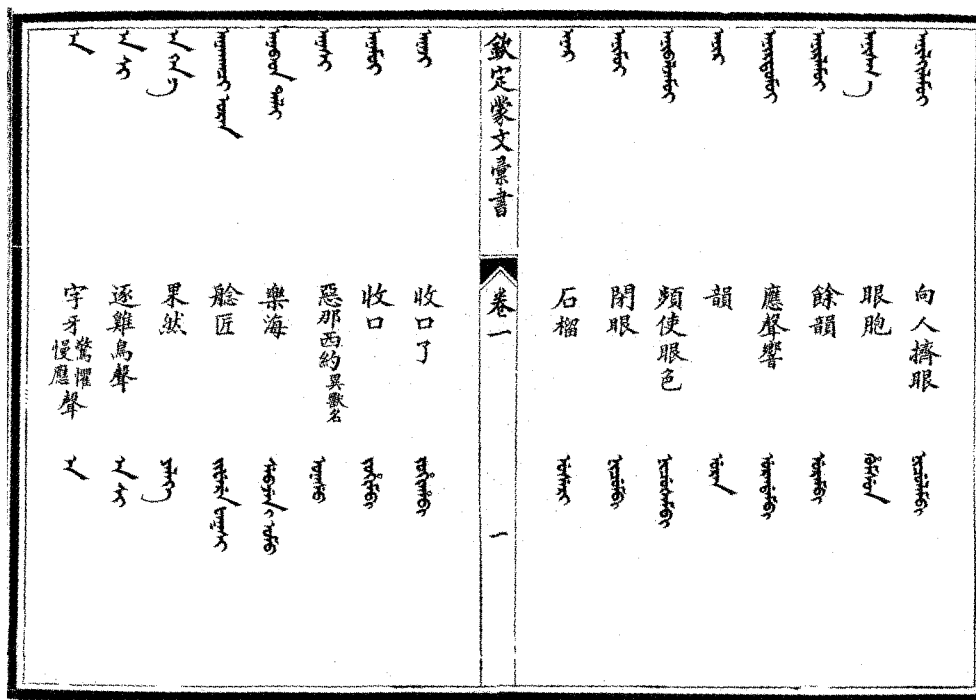


图6 《钦定蒙文汇书》(1891)第一卷第一页



《蒙文汇书》共有 17 953 词条,比《三合便览》多 1 600 余条。赛尚阿去世以后,由理藩院倡导,修订《蒙文汇书》,刊行《钦定蒙文汇书》。与 16 卷的《蒙文汇书》相比,《钦定蒙文汇书》共 17 卷,由“原奏·官衔”1 卷与正文 16 卷组成,并原奏中附加修订日期光绪十七年(1891 年)。辞书正文格式与《蒙文汇书》相同,每页 8 行,每行分 3 段对照排列蒙语、汉语满语的词语,见上页图 6。如上页图 5 图 6 所示,《钦定蒙文汇书》收录词汇与《蒙文汇书》基本相同,仅添加修订或换行部分字句,并添加“增补”词条之下的翻译条目。《钦定蒙文汇书》皇帝“钦定”出版,为其后编纂蒙古语音序词典提供了范例。

《蒙文汇书》与《钦定蒙文汇书》第一页的单词,在《四体清文鉴》中有如下收录,详情见下表。(第一表格为第一页左则内容,第二表格为第一页右侧内容)

序号	《四体清文鉴》的出现位置	满语	汉语	蒙古语
2	第十四卷 人部五 声音类一	a si	逐鸡鸟声	a si
3	第十八卷 人部九 散语类六	yalake	果然	a kene
4	第十卷 人部一 人类三	jafere fakdi	斡匠	anaγaγači uran
5	无此项内容			
6	补编 第四卷 异兽类五	onasu	恶那恶约	anasi
7	第十六卷 人部七 疮脓类二	johimbi	收口	anamui
8	第十六卷 人部七 疮脓类二	johihabi	收口了	ana ji

序号	《四体清文鉴》的出现位置	满语	汉语	蒙古语
1	第二十八卷 杂果部 果品类一	useri	石榴	anar
2	第十五卷 人部六 睡卧类一	nicumbi	闭眼	animui
3	无此项内容			
4	第十四卷 人部五 声响类一	uran	韵	anir
5	无此项内容			
6	第十四卷 人部五 声响类一	urambi	余韵	anirlamui
7	第十卷 人部一 人身体类二	humsun	眼胞	anisqa
8	无此项内容			

以上图表中,第一页左侧第一条词语及第一页右侧第三条词语未出现于《四体清文鉴》当中,《蒙文汇书》添加了部分词语。另外,以“十二字头”顺序排列蒙古文主词条时,将元音字母区分为 a、e、i、o/u、ö/ü 等 5 种,即圆唇元音分为阳性元音字母和阴性元音字母,未做进一步的分类。同样,未区分排列相同字形的 t/d 和 k/g 等辅音字母。

## 六、《蒙文总汇》(《蒙汉满文三合》)

与《钦定蒙文汇书》公开刊行同年,即光绪十七年(1891 年),私人编纂的蒙古语、汉语、满语对照辞典《蒙文总汇》刊刻发行。全书 12 册,木刻版,卷首附有昭甫裕彰撰写的蒙古文、满文及汉文等 3 种文字合璧的序文,编者为国什喇嘛李铉。辞书正文如下页图 7 所示,每页 9 行,每行 3 段,自上至下排列蒙古文、汉文、满文。辞书采用“1 项 1 行”格式,以蒙古文字母(十二字头)顺序排列主词条,其中将阳性

圓唇元音字母分为2种(o,u),共分为 a、e、i、o、u、ö/ü 等6种,并区分相同字体的 t/d、k/g 等辅音字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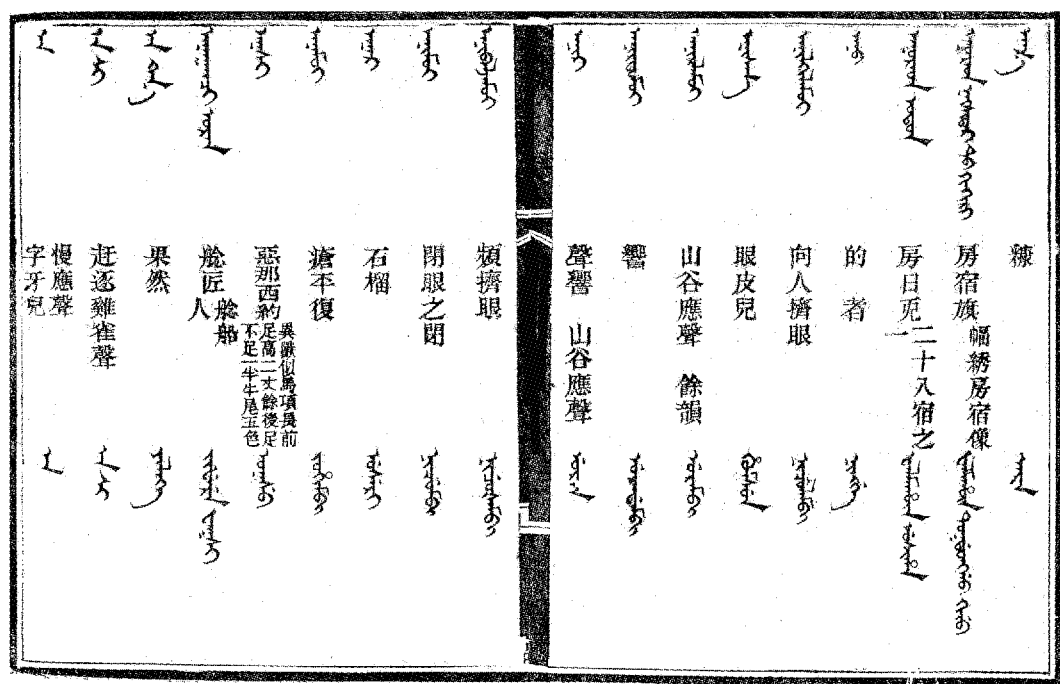


图7 《蒙文总汇》(1891)第一卷第一页

《钦定蒙文汇书》与《蒙文总汇》是同年以木刻刊行的蒙古语辞典,二者格式及内容极其相似。其格式均为1项1行,1行3段,上段为蒙古文、中段为汉文、下段为满文,主词条(蒙古文)则以字母(十二字头)顺序排列,所收词汇及汉文、满文的译文亦有较多相通之处。

《钦定蒙文汇书》《蒙文总汇》格式与内容的相似,与二者基于之前刊行的《蒙文汇书》而编纂有关。虽然《蒙文总汇》序文未列举参照书目,但从其收录词语的相同性可得知,《蒙文总汇》编纂者参考了《蒙文汇书》。

比较研究图7《蒙文总汇》第一词条与前页图5《蒙文汇书》正文第一条就会发现,《蒙文汇书》收录而《蒙文总汇》未收录的词语仅有2条。

《蒙文汇书》的位置	蒙古文	汉文	满文
1a-5	anabad dalai	乐海	sebjen i omo
1a-8	ana ji	收口了	johihabi

除第一页2条词语外,《蒙文总汇》收录《蒙文汇书》其他全部词语,但多处修改汉文翻译。《蒙文汇书》的汉译源自《四体清文鉴》,而《四体清文鉴》汉文翻译则多沿用了附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序的《御制增订清文鉴》,是百年之前的满文汉译。《蒙文总汇》编纂者认为,这些汉文翻译更符合蒙古文,易于读者理解。

下面以表格形式对照分析《蒙文汇书》第一页汉文翻译与《蒙文总汇》汉文翻译。

位置	蒙古语	汉语	《蒙文总汇》汉文翻译
1a-1	a	惊惧声,字牙	慢应声,字牙
1a-2	a si	逐鸡鸟声	赶逐鸟雀声
1a-3	a kene	果然	果然
1a-4	anaγayačī uran	舱匠	舱匠
1a-5	anabad dalai	乐海	(无此项)
1a-6	anasi	恶那约西	恶那约西(原书另有释文)
1a-7	anamui	收口	疮平复
1a-8	ana ʃi	收口了	(无此项)
1b-1	anar	石榴	石榴
1b-2	animui	闭眼	闭眼之闭
1b-3	anibal ʃamui	频使眼色	频挤眼
1b-4	anir	韵	声响,山谷应声
1b-5	anirtumui	应声响	响
1b-6	anirlamui	余韵	山谷应声,余韵
1b-7	anisqa	眼胞	眼皮儿
1b-8	anilkilamui	向人挤眼	向人挤眼

两本辞书汉语翻译完全相同者仅有3条,其余或修改蒙古语翻译的表达方式,或添加说明使语义更加明确。比较研究《蒙文汇书》(《钦定蒙文汇书》)与《蒙文总汇》就可发现,《蒙文汇书》具有以下显著特征。

1.《蒙文汇书》收录17 953条词语,《蒙文总汇》则收录16 381条词语,后者比前者少1 570条。通过表格亦可看出,《蒙文总汇》并未收录《蒙文汇书》的全部词条,编纂时予以甄别。

2.在《蒙文汇书》(《钦定蒙文汇书》)中,元音字母分为a、e、i、o/u、ö/ü,而《蒙文总汇》则元音字母分为a、e、i、o、u、ö/ü。在《蒙文汇书》(《钦定蒙文汇书》)中,字形相同的辅音字母t/d及k/g视为同一字母,而《蒙文总汇》予以区分。

3.在《蒙文汇书》(《钦定蒙文汇书》)中,位于元音字母之前的辅音字母γ未加点,字形与辅音字母q相同,而《蒙文总汇》则在γ之前加点。《蒙文汇书》及《钦定蒙文汇书》在词条aqa之下附汉译“糠”及“兄”,而《蒙文总汇》以加点方式区分aγa“糠”、aha“兄”,视为不同的字。以上第二与第三个特征影响了两部辞书的词条排序。

4.《蒙文汇书》(《钦定蒙文汇书》)多沿用《四体清文鉴》的汉文翻译,而《蒙文总汇》或则修改《四体清文鉴》汉译,或多处补充批注,加以说明语义。如上页图7从左第四条汉译“舱匠”下附加批注“舱船人”,第五条词语亦增加3行小字批注,对其语义加以解释。



图8 《蒙汉满三合》(1913)第一册封皮

《钦定蒙文汇书》与《蒙文总汇》均于光绪十七年(1891年)刊行,是“清朝最早出版的蒙古文音序辞书”。《钦定蒙文汇书》虽然是官方“钦定”的辞书,但是,《蒙文总汇》更为广泛流传。

1913年,北京正蒙印书局以《蒙汉满文三合》为题,以石刻出版《蒙文总汇》,见上页图8。石刻本《蒙汉满文三合》版心为12.6厘米×20厘米,比《蒙文总汇》版心19.4厘米×25.6厘米略小,除每册添加封面外,还在原序文之后添加内容相同的蒙古文(2张4页)和汉文(1张2页)新序文。其他与《蒙文总汇》完全相同,可视为《蒙文总汇》影印复刻本。再版发行说明,当时《蒙文总汇》的社会需求量是较大的。

## 七、《蒙古大辞典》

1912年,北京筹蒙学社石刻出版蒙汉辞书《蒙古大辞典》。是书版心15.8厘米×11厘米,分上下两册,底页书写编者有应时、周日庠、叶森、杨维翰、叶绍先、万纶、黄锷、赵常恂、龚鸿楷等人名。上册卷首附“例言”(凡例)4页,正文每页9行,1项1行,每行3段,最上段为以音序(十二字头)排列的蒙古文主词条,中段为汉文翻译,最下段为词条序号,见图9。下册尾部附加的626页“汉文对照表”(汉语索引),自右向左排行,亦自右向左排版,即下册“汉文对照表”(汉语索引)从末页(辞书反方向)打开,成合订本形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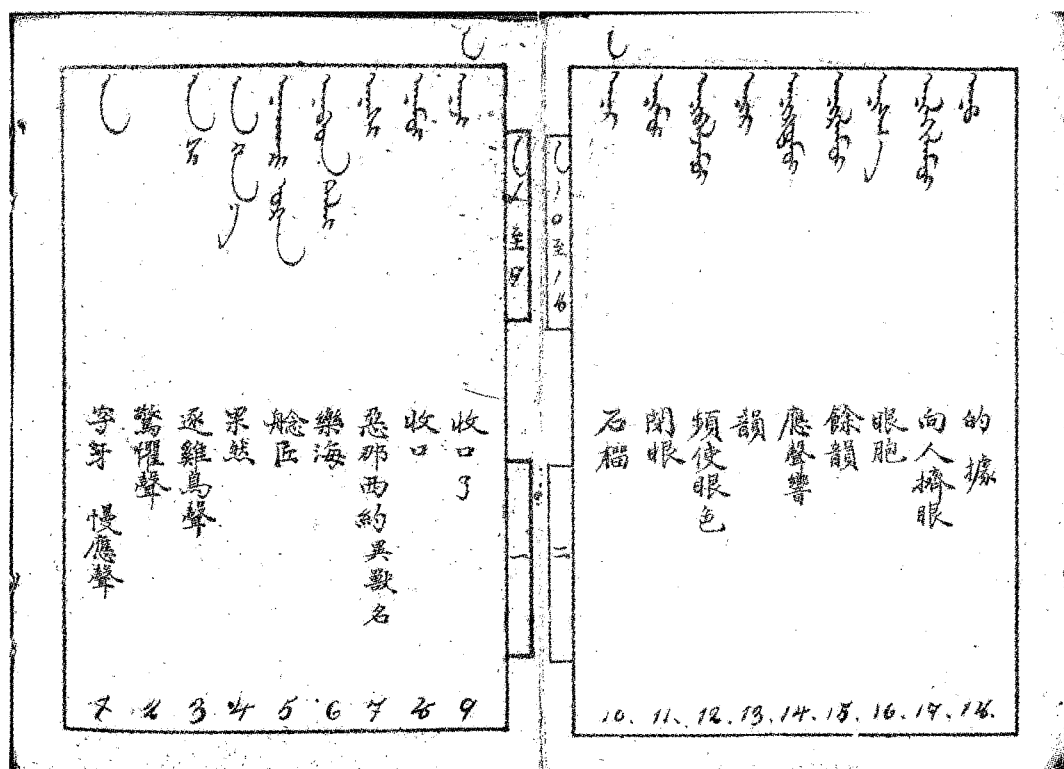


图9 《蒙古大词典》(1912)第一、第二页

该书“例言”列出编纂《蒙古大辞典》的参考书目《蒙文汇书》《蒙文鉴》《三合便览》《蒙文晰义》《四体合璧》。对照图9之第1—2页词条与前页图6就可得知,《蒙古大辞典》与《钦定蒙文汇书》的蒙古文及汉文翻译部分完全相同,而且与《钦定蒙文汇书》(以及《蒙文汇书》)相同,《蒙古大辞典》未加元音之前辅音字母γ的识点,以辅音字母q相同的字形书写。此外,元音字母分a、e、i、o/u、ö/ü等5种,未区

分相同字形的 t/d 及 k/g 等辅音字母。这些特征表明,《蒙古大辞典》与《钦定蒙文汇书》同出一辙,其正文部分沿用了《钦定蒙文汇书》。

《蒙古大辞典》之汉语索引具有独特的特点。图 10 为《蒙古大辞典》“汉文对照表”第 1—2 页,其中“对照表”分“实字部”“虚字部”“成语部”,“实字部”又分“名辞”“组合名词”“指示词”“形容词”“动词”“形容动词”“代名词”,这是根据语义进行的上下位分类。

此外,《蒙古大辞典》在检索方法方面颇具特点。“对照表”首词“天 te/de 1277”,表达汉文翻译词语“天”对应的蒙古文词语位置为蒙古文主词条 te/de 行之第 1277 号,数字 1277 为辞书最下段的序号。同样,“上天 644”表示与汉文翻译词语“上天”对应的蒙古文词语位置为蒙古文主词条 te/de 行之第 644 号。每页最下段的词条序号,是为汉语索引检索而设置的。

蒙古大辞典汉文对照表		实字部		名辞	
星子 29	帝車星 1073	天 1277	上天 644	河 1287	天文門
無胎星 505	月孛星 336	日 179	蒼天 298	新月 5	日 179
太乙星 839	木星 12	太陰 304	月 328	宿 304	太陰 304
木星 12	土星 20	辰 738	半月 515	星 260	辰 738
羅喉星 1	金星 34	斗星 259	月 222	壁星 261	斗星 259
魚星 9	帝星 74	水星 409	明月 夕	瑶星 158	水星 409
太子帝星 512	織女星 83	流 翼	天	星 260	流 翼
太子帝星 190	計都				
太子星 427					
女星 371					
星 1051					
星 958					
星 96					
星 3					
角 3					
司命 308					
河鼓 571					
柳 910					
參 628					

图 10 《蒙古大词典》(1912)“汉文对照表”第一、第二页

## 八、《蒙文分类辞典》与《蒙汉字典》

1926 年,北京蒙文书社活字印刷版出版蒙汉对译分类辞典《蒙文分类辞典》(monγyol udqa yi jüiln quriyaysan toli bičig)上下 2 册。在上册中,继蒙文书社总经理汪睿昌撰写的蒙汉对译的序文(5 页)及目录(12 页)、勘误表(6 页),辞书正文为分上下 3 段排列蒙汉语对译。词汇分类与《四体清文鉴》正编(第 1—32 卷)完全相同,从《四体清文鉴》中选取蒙汉文词语之后以对译的形式排列,见下页图 11。因为不包括《四体清文鉴》的补编部分(第 32—36 卷),所以,收录词条与《四体合璧文鉴》相同。《蒙文分类辞典(音标)》未包括《五体清文鉴》新加的 4 条词汇,该辞书的出典并非是《五体清文鉴》。从“清文鉴”当中选取蒙汉词语之后,依据原样,在蒙古文后附加汉文翻译编辑的分类辞典。1956 年,民族出版社与新华书店以“蒙文分类辞典”为题,出版《蒙文分类辞典》(袖珍本),见下页图 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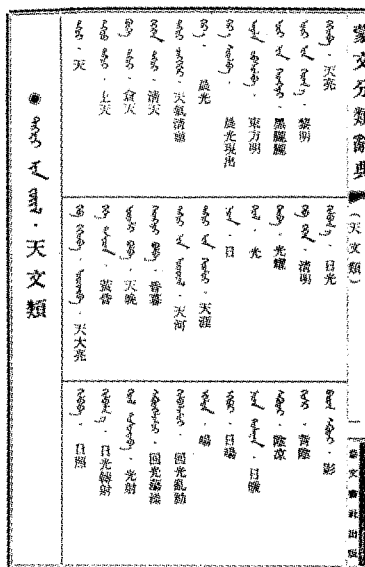


图 11 《蒙文分类辞典》(1926) 第一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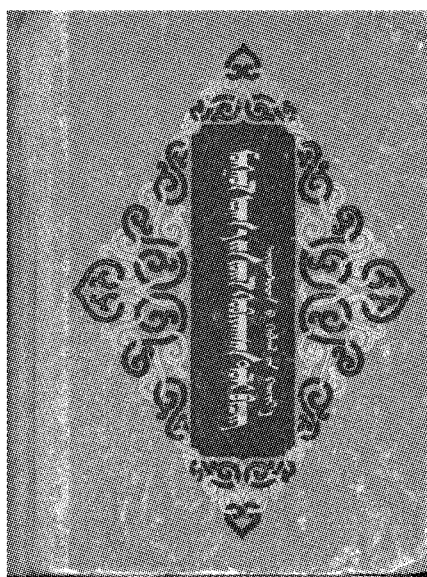


图 12 《蒙文分类辞典》(1956 年再版本)

蒙 漢 字 典  阿字頭  蒙漢字典	收口了 收口 惡那西約 異體名 樂海 體匠 果然 逐雞鳥聲 驚懼聲 字牙 慢應聲	留 在 游絲 蜘蛛 番麥麩 懸空處 手拍疼愛 亂鬧狀 略從容些 從容 糠雞 糠 沙果	山鸚鵡 山鶴 山標 走山 高山冠 東方明 山戲 山 羅子頭船 自如 弘 虛心 苛求 究原 留住	
	的者 向人擲眼 眼胞 應聲響 餘韻 頤 頤使眼色 閉眼 石榴	兄禮相待 長長 長長 敬長 長長 長長 敬長 長上 衆兒 兄長 房宿		
	阿字頭	阿字頭		

图 13 《蒙汉字典》(1928) 正文第一页

1928年,北京蒙文书社活字印刷出版蒙汉对译辞典《蒙汉字典》(mongγol naγγiyad üsüg ün toli bičig)上下两册。辞书上册卷首附有目录(4页)、勘误表(6页)、蒙文十二字头(2页),正文分3段,各段为以十二字头音顺序排列蒙古文词条及其下附加的汉译词语。图13为《蒙汉字典》正文第1页,其左上段及中段所载条目与《钦定蒙文汇书》第1页(图6)基本相同。二者区别仅有以下两点。第一,

《蒙汉字典》上段第2 条目 a a“惊惧声”,在《钦定蒙文汇书》中被归入蒙古文 a 词条;第二,《蒙汉字典》中段所载 anirtumui“应声响”、anirlamui“余韵”二词顺序与《钦定蒙文汇书》相反。与《钦定蒙文汇书》相同,在音序排列中,元音字母被分为 a、e、i、o/u、ö/ü 等 5 种,未区分相同字形的 t/d 及 k/g 等。此外,该字典收入词汇包括了《钦定蒙文汇书》“增补”词汇。值得关注的是,与《钦定蒙文汇书》不同,《蒙汉字典》紧靠元音字母之前的辅音字母 γ 之前加点,予以辅音字母 q 区分,在排列上亦被视为不同文字。如,上页图 13 左页第 3 段 aqa“兄长”与右页中段 aᠷa“糠”,在《蒙文汇书》(《蒙文倒纲》)《钦定蒙文汇书》中,都被置于词条 aqa 之下。

虽然《蒙文分类辞典》(1926 年)和《蒙汉字典》(1928 年)以活字印刷版,并以现代方式装订的辞书,但二者都直接或间接继承了“清文鉴”。《蒙文分类辞典》系从《四体清文鉴》中选取蒙古文及汉文词条编撰,而《蒙汉字典》则是选取《钦定蒙文汇书》之蒙汉文词条而编成的,其核心部分亦来自《四体清文鉴》。《蒙古大辞典》等蒙古语辞书,都源自于满语辞书“清文鉴”,只是删除其满语之后编辑而成的。

**参考文献:**

- [1] 五体清文鉴[M]. 北京:民族出版社,1957.
- [2] 今西春秋. 清文鑑—单体から5 体まで. 朝鮮学会「朝鮮學報」第 39 - 40 輯,1966.
- [3] 春花. 清代满蒙文词典研究[M]. 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2008.
- [4] 中国蒙古文古籍总目[M]. 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
- [5] 辽宁省图书馆满文古籍图书总录[M]. 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2002.

##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Mongolian Dictionaries** ——from the 18th century to 20th century

**Written by Kuribayashi Hitoshi<sup>1</sup>    Compiled and Translated by CHANGSHAN<sup>2</sup>**

(Center of Northeast Asia Studies, Tohoku University, Sendai 9800862, Japan;  
Institute of Manchu Studies,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Harbin 150080, China)

**Abstract:** In the Qing dynasty “Qing Wen Jian” series of dictionaries, “Qing Wen Jian in Four Languages” has a greater impact on modern Mongolian dictionaries. “Mongolian Book”, “Mongolian Dictionary”, “Mongolian Classification Dictionary”, “Mongolian Classification Dictionary” and other modern Mongolian dictionaries are all selected from the “Qing Wen Jian in Four Languages” and compiled according to its style.

**Key words:** Qing Wen Jian; Qing Wen Jian in Four Languages; Mongolian dictionaries; Mongolian-Chinese dictionary